

古装剧不能陷入“古不古今不今”的怪圈

古今拼贴，正在成为当下古装剧创作的一股显流。

所谓“古”，是指无论架空还是有真实朝代背景，都追求在各种物质细节的呈现上将历史还原度做到极致。与之相应的，近年来，古装剧掀起一股“考据式创作”风潮。剧组们争相聘请历史顾问、复刻文物、搭建实景，恨不得把博物馆搬进片场。《国色芳华》中唐代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的细致复刻，《似锦》里宋代茶道技艺的精准还原，乃至市井街头非遗表演的活态呈现——这些细节堆砌出的视觉奇观，俨然让古装剧成了“行走的国潮广告”。

而所谓“今”，则是指在人物塑造和价值观表达等核心层面上，不少剧集脱离了故事发生的历史语境，其中最为突出的，就是将现代社会关于女性的主张灌注在剧中人身上，刻画女性角色如何追求婚姻自由、性别平等和经济权利，敢于挑战传统权威，完成华丽的逆袭——从《梦华录》开始，到《长风渡》《国色芳华》《相思令》《五福临门》《似锦》等，都是如出一辙。女主角们开口便是“没有感情的婚姻如同地狱”，转身就化身商界奇才叱咤风云。

古装剧因此呈现出古不古、今不今的奇特样貌。这听起来有点分裂，仔细琢磨却又在意料之中——讲究细节不全是出于艺术追求，不顾大礼也不是因为传统文化的知识储备不够。二者其实动机相同，都是为了迎合今天的受众。

制作方的用户思维在此显露无遗。他们深谙观众既要文化认同又要情感代餐的需求，一方面以历史细节的还原精度来呼应当下年轻人对国潮的追捧，另一方面以人物塑造的现代浓度制造情感共鸣。至于为什么集中于表现女性觉醒，除了呼应时代风气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这一主题与古代语境之间特别容易形成戏剧张力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些剧集里，女主得到男主的倾心，正是凭借她们身上那些现代性的特质。

然而，事与愿违的是，对于这些依照用户思维打造出来的古装剧，用户们似乎越来越不满意了，屡屡批评其“伪大女主”“金手指加持”，与其说是“古装”，不如说是“装古”。

而“古装”被诟病为“装古”，恰是历史完整性缺失的结果。制作方复刻了香囊茶盏的物质外壳，却抽空了历史语境的精神内核，而将其替换为职场生存、女性觉醒等现代议题，最终导致的结果，是角色成为了悬浮于时空的“赛博古人”。

因为无法彻底摆脱古代社会现实产生的“地心引力”，女主角们的“飞升上仙”基本上是依靠两种方式完成的：靠男主，或者靠重生。



▲图为《似锦》剧照

先来看看男主角们的身份：顾千帆《梦华录》，皇城司指挥使，当朝丞相之子；顾九思《长风渡》，扬州首富之子；柴安《五福临门》，洛阳大户人家之子；蒋长扬《国色芳华》，英国公嫡长子，皇帝的发小和近臣；齐梦麟《锦囊妙计》，总督之子；郁锦《似锦》，大周朝七皇子。观众对这些剧集的一大反感，就是女主角们虽然一次次在危机甚至危险的边缘来回试探，但最终都或明或暗或显或隐地依靠着男主的权势，踏平坎坷成大道，及至走上人生巅峰。说好的自立自强呢？

如果说靠男主是为了解决古代背景下故事发展的基本逻辑，那么靠重生则是对爽感体验的追求。

从《墨雨云间》《九重紫》到《国色芳华》《似锦》，女主无一例外地都借重生开启了自己的“重启计划”。重生的好处显而易见，人生就此变成一场有准备的仗，命运的魔爪除了开局时发力那么一下，之后便再也奈何她不得。

爽吧？还有更爽的：只要她想做成一件事，全世界的规则和智商都会为她让路。《惜花芷》中，精明能干的夏金娥自从当了花家总管，智商就断崖式下跌，直到未经核实就把所有金银细软交给素未谋面的所谓老爷的门生，于是女主顺理成章接管了花家。《嘉南传》中，反派角色永庆国大皇子拿枪当棍子暴打女主的心上人，结果枪管炸膛把自己给弄死了。《似锦》中，女主为了成功退婚，状告未婚夫将她推入河中意图谋害，而且还告成了。如愿拿到退婚书之后，她回到衙门撤回诉状，主事官员以为她害怕，想要给她撑腰，她解释说前未婚夫当时其实是无意间将她撞下河去的。这不就是诬告吗？然而无人在意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……

如此buff满满，确实爽感加倍，但观众又忍不住了。当爽文的主角从原先不断修炼自己提升技能，从而替平凡的我们去惩恶扬善大杀四方，变成了今天集天地精华于一身的天生王者，虽然一开始被编剧按在命

运的泥沼中装模作样摩擦了几下，但观众知道她们接下来一定会无坚不摧无往不利，爽感机制便失效了。

《国色芳华》播出之后就有评论指出，女主何惟芳的逆袭更像万中无一的特例。除了一心希望自家偶像“独美”的粉丝们，普通观众怕是很难将情感投射在这样的“特例”身上，却更容易将自己代入那些总不被上天眷顾的倒霉女二、女三、女四甚至反派。就像在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中，最让人共情的角色是申公豹。

明明观众想看的都端上来了，结果却让观众感到分裂和别扭。究其原因，恐怕是因为，文艺作品的创作不是组装零部件，简单粗暴的拼贴和嫁接只会打断逻辑和价值观的统一链，最终炮制出一个“缝合怪”。

用户思维本身没有错，文艺作品的大众化和市场化，的确意味着对受众需求的钻研与满足。但受众是庞杂的，仅靠标签和大数据，并不能真正了解用户需求。“大数据剧集”鼻祖网飞曾推出过一部美剧《艾米丽在巴黎》，一股脑塞进了大数据推算出的“观众想看”元素，包括帅气男主、女性主义、异国风情、时尚圈、玛丽苏等，结果招致大量批评，被网友评价为“程序员写的剧本”。

再来看古装剧的两大关键词“女性”与“经商”。事实上，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女性经商且成功“做大做强”的事例，比如战国时期巴郡一位名“清”的寡妇，靠着做丹砂生意成为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唯一入列的女企业家；之后北宋的《太平广记》、南宋的《夷坚志》里，都有不少女子经商的故事。从历史的缝隙中打捞她们的故事，丰满故事的血肉，将之搬上荧屏，相信会比那些拍着脑袋瞎编的“古装”剧更能拨动观众的心弦。

当制作方选择性地将古代社会拆解成易传播的视觉元素，却拒绝呈现其制度逻辑，把现代价值观硬塞进古风躯壳，却无视人物所背负的时代局限，他们真正满足的，根本不是大众对于文艺作品的需求，而是互联网时代营销的需求。

(文汇报 盐水棒冰)

《青山是故乡》生动“破题”农村剧

首播收视率表现佳，连续多日领跑黄金档，农村题材电视剧《青山是故乡》近日在央视一套圆满收官。该剧回归田间地头，以开创性视角讲述农村创业议题，以“把申论写在大地上”的人文关怀，实现农村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更新。

该剧以外打拼的董大林(褚栓忠饰)决定回乡创业，为父母养老为主线，表现董家三兄妹在面对利益和亲情的不同选择。剧中，董大林决心在老家推广新型绿色种植技术，遭遇村民不解。合作社的计划难以推进，董大林直面困境，开始

真正学会扎根农村，从理念冲突的改变入手，实现先改造思想、再改造现实的转变。

该剧对主人公刻画细腻，群象塑造也很丰满。从贤良厚道、全心支持丈夫董大林创业的冯邱兰，到立志挣钱但不择手段、充满算计的陈玲，从缺乏主见、对媳妇唯命是从的董二林，到飞扬跋扈、心中满是成见的妹妹董艳，从老实敦厚、善良公平的老母亲，到精打细算却有失偏颇的董父……各个人物活灵活现，十分生动。

该剧在农业生产方式改革的大主题，与土地分配、养老等家长里

短交织，既突显核心主线，又充满生活意趣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贯穿全剧，董大林始终秉持“人要是对得起地，地就对得起人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，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农业之路，真正将村民利益放在心头，以绿色农业发展的方式解决田间地头的大事。

截至收官前收视率破3%，连续多日稳居黄金时段收视榜首……该剧创新表达农村题材，扎实秉承现实主义创作手法，让“青山”和“故乡”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掌声与关注。

(北京日报 李夏至)

十余部影片定档 2025年中国内地院线五一档

据灯塔专业版上映日历显示，截至4月23日，随着宫崎骏电影《幽灵公主》4K修复版定档5月1日，2025年中国内地五一档已有多达13部电影定档，较去年五一档多出4部。

据灯塔专业版数据，截至4月23日11时46分，今年五一档已有10部影片开启预售，累计预售(含点映)突破721万元(人民币)，其中《水饺皇后》《猎金·游戏》《人生开门红》《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》《大风杀》暂列预售票房前五位。

据介绍，今年影片喜剧品类中，有公路喜剧片《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》，以及易小星执导、常远主演的喜剧片《人生开门红》。犯罪电影方面，刘德华、欧豪主演的《猎金·游戏》和白客、辛柏青、郎月婷主演的《大风杀》，各具独特风格，差异性大，前者是经典港产犯罪片，后者则在西部片风格基础上有大胆创新，并已入围正在进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。剧情片方面，有马丽主演，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《水饺皇后》，以及改编自法国高分电影《贝利叶一家》的《独一无二》。

进口电影方面，动作片《雷霆特攻队》将在中国内地提前公映，宫崎骏动画片《幽灵公主》也颇具吸引力。与此同时，另有三部国产亲子动画片上映。此外，创下



导演贾樟柯： 看完短剧更想拍电影了

“很多人说我的电影里最喜欢《山河故人》，这让我很震动也很受鼓舞，因为它有一个中国式的情感故事。当你在大银幕上忠实地呈现一种真挚的情感，它会被不同时代的人所理解，甚至可能比作品产生的时代更容易被理解。”22日，导演贾樟柯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师班上跟观众约定，希望今年初雪时能重映《山河故人》。

《山河故人》用三种不同画幅区分年代；《江湖儿女》探索不同影像材质，影片结束在一个监视器的影像中；2024年上映的最新作品《风流一代》则是一部类似档案的“数据库电影”，运用了长达20年间拍摄的影像素材。相对于被讨论更多的故事与人物，贾樟柯在影像形式上的追求从未停步。

贾樟柯认为，电影画幅本身的美学就能起到很大的叙事作用。比如《山河故人》刚开始的场面调度很密集，空间是拥挤的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非常热情；影片结束时用了宽银幕，影像里除了主角，周围很少有人。这一变化表现了人际关系从亲密热烈到疏离孤独，更好地传递了情绪氛围。

“在影像的使用上，我一直非常自由，并不只是简单地罗列不同的材质。”贾樟柯透露，《江湖儿女》最后一个部分他曾尝试用竖屏手机拍了很多，最后都剪

(北京日报 袁云儿)